

铁道员

这些都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温柔的奇迹。

[日] 浅田次郎 著
施小炜 译



鉄道員
ぽっぽや

浅田次郎

铁道员

[日] 浅田次郎 著
施小炜 译

鉄道員

ほっほや

浅田次郎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道员 / (日) 浅田次郎著 ; 施小炜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496-2394-5

I. ①铁… II. ①浅… ②施…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0020 号

"POPPOYA" by Jiro Asada
Copyright © Jiro Asada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7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09-2017-982

铁道员

作 者 / [日]浅田次郎
译 者 / 施小炜

责任编辑 / 戴 铮
特邀编辑 / 刘雪莉 姚红成
封面装帧 / 肖 雯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 × 1270mm 1/32
字 数 / 172 千字
印 张 / 8.75

ISBN 978-7-5496-2394-5
定 价 / 42.0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浅田次郎

1951年生于东京，小说家。他曾担任日本笔会会长，也是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渡边淳一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大奖的评委。

浅田次郎40岁才初登文坛，1995年获得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1997年凭借短篇小说集《铁道员》斩获直木奖。他的作品风格平实而温和，看似平淡的故事中常常蕴藏着鼓舞读者走出人生困境的巨大力量，因此获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并先后荣获日本文坛10余项大奖。

《铁道员》是他的代表作，先后荣获直木奖和日本冒险小说协会大奖特别奖，感动了150万读者。其中的五个短篇被改编为影视剧或漫画，同名短篇《铁道员》改编的电影由高仓健主演，狂揽日本电影学院奖九大奖项。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激发个人成长

多年以来，千千万万有经验的读者，都会定期查看熊猫君家的最新书目，挑选满足自己成长需求的新书。

读客图书以“激发个人成长”为使命，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您精选优质图书：

1、精神成长

熊猫君家精彩绝伦的小说文库和人文类图书，帮助你成为永远充满梦想、勇气和爱的人！

2、知识结构成长

熊猫君家的历史类、社科类图书，帮助你了解从宇宙诞生、文明演变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长

熊猫君家的经管类、家教类图书，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减少人生中的烦恼。

每一本读客图书都轻松好读，精彩绝伦，充满无穷阅读乐趣！

认准读客熊猫

读客所有图书，在书脊、腰封、封底和前后勒口都有“读客熊猫”标志。

两步帮你快速找到读客图书

1、找读客熊猫



2、找黑白格子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你可能会喜欢

《昨夜的咖喱，明日的面包》

放开悲伤的回忆，才能拥抱更鲜活的世界。

《孤独小说家》

十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

《奇迹》

一定要逃离乏味的人生，哪怕用一种荒谬的方式！

《海鸥食堂》

一茶一饭皆温暖，人生诸事皆修行。

策 划：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版 权：读客图书

责任编辑：戴铮

特邀编辑：刘雪莉 姚红成

封面设计：肖雯

网 址：www.dookbook.com

投稿邮箱：dookchina@163.com

招聘邮箱：xyzp@dookbook.com

目录

铁道员	001
情 书	041
魔 鬼	077
在角笈	111
伽 罗	149
孟兰盆会	183
圣诞老人是窝囊废	217
来自猎户座的邀请信	233
代后记——奇迹一卷	267

 铁道员 

驶离美寄站的月台后，开往幌舞的单线便穿行在屋宇之间，直至驶出市区，其间与干线比肩并行一程。

全玻璃幕墙的观光特快，悠然地睥睨着单辆编组的老式KH12型内燃机车，超越了过去。

兴许是行车时刻表的恶作剧，再不就是为来自都市的滑雪客们预备下的节目，特快列车的窗前，乘客们挤作一团，观赏着老国铁那朱红色的古董级单行内燃机车。未几，当幌舞线来到了该向左方急转弯的岔道口时，透过特快那宽阔的玻璃幕墙，闪光灯便此起彼伏地闪烁了起来。

十八点三十五分发车的KH12，是驶往幌舞的每天仅有的三班中最末一班列车。

“哼！真他娘的装腔作势。照片有什么好拍的！对吧，站长老爹？”

年轻的司机扭头瞥了一瞥雪原上分道扬镳驶离开去的特快，抬眼

瞧了瞧站在副手席上的仙次。

“说什么蠢话呢！提起这KH12，小伙子哎，如今简直就是文物呢。还有好些客人专程从‘内地’赶过来瞧这家伙呢。”

“既然那样，干吗还要废掉这条线呢？”

“这个嘛，小伙子哎，无非就是什么运输密度啦，盈亏核算啦，这类问题喽。”

呵呵，司机将大拇指竖在肩膀上方晃了晃。单节车厢里空无一人，绿色座椅在昏暗的荧光灯下排列成行。

“哟嗬，这可不像美寄中央车站站长说的话呀。”

“为什么？”

“难道不是么，老爹？幌舞线本来就没有什么狗屁运输密度嘛。我跑车已经跑了四年啦，只要高中一放假，就一直是这副德性。所以我说啊，干吗事到如今突然又要废掉这条线了呢？”

“俺咋知道呀，这种事情？能够撑到现在，还不是看在过去贡献的份上，论功行赏呗。你小子不也是幌舞出身么？应该记得从前的繁荣景象呀。”

终点站幌舞自明治¹以来，作为北海道屈指可数的煤城昌盛一时。全长21.6公里的沿线共设有六座车站，直通干线的D51型蒸汽机车满载着煤炭，川流不息，往而复还。而如今，却只剩下了早晚高中生专用

1 北海道的人对日本本州等地的称呼，即指北海道以外的日本。

2 指明治时代，即1868年10月23日至1912年7月30日。

单行内燃机车朝发夕返，沿途车站悉数变成了无人站。最后一座矿山停止采矿也已经过去十年了。

“听说幌舞站的乙松师傅今年就该退休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可不兴连你小子也跟副站长讲一样的话。札幌那边怎么会关心这种事情呢？”

KH12仿佛示好一般，停在了无人值守的北美寄站。

“哎呀。月台上的雪得扫一扫啦。容易积成堆呢，这儿。”

“别管闲事！发车，行进！”

站在副手席上，仙次催迫般地吼道。迸出一声夸张的轰鸣，柴油内燃机车再度滑入了雪原。

掩了掩作业外套的毛领子，仙次想起了谈话的下文。

“这可不是不关我事哦。等乙松师傅退了休，明年就该轮到俺呢。”

“老爹您恐怕会去车站大楼当领导的吧。”

“你听谁说的，这话？”

“您就别管是谁啦，美寄站的员工无人不晓啊。都在说呢，等到明年开春，车站大楼造好了，老爹您就要调到那边去啦。”

“别胡说八道了。人家还没考虑好呢。跟着‘内地’来的百货店员们一起，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冲着顾客点头哈腰什么的，俺会心神不宁的哦。”

“别价别价。您老可真是，永远都是个开火车的嘛。开火车的吧，万变不离其宗，咋都改不了开蒸汽机车的司机脾气呀。”

司机扬起左手，“呜、呜、呜”地模仿拉响汽笛的动作。

仙次若无其事地环视涂抹了多层油漆的KH12驾驶台。

目光停留在写有“北海道旅客铁道”的金属牌上。国铁分割民营化¹时，全国的JR²都用上了相同的名字，然而北海道公司的名字却采用了一个奇妙的字“鉄”，这一点几乎不为人知。不是“铁道”，而是“鉄道”。

背负着多条亏损路线，起步之初就面临着经营困难的JR北海道，与其说是讨口彩图吉利，毋宁是虔心祷告上苍，特意避而不写“失去金钱”的“铁”字。“鉄道”——实在是个别扭至极的字。

“不过，我会咋样呢？哪怕是叫我去开干线哦……”

“为什么？”

“干线上的新机车什么的，我可是一窍不通啊。不过话虽如此，要是叫我去售货亭卖东西，去做拉面的话，那我可受不了呀。”

“怎么可能呢。既然连这种破车子你都开得了，就算新干线肯定也能开啦。你得感恩哪。”

“可我压根就不知道时速五十公里以上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耶。”

1 将日本国有铁路拆分成6个地区性客运铁路公司以及一家全国的货运铁路公司的一项改革。

2 Japan Railway的缩写，日本国铁分割民营化后各铁路交通的总称。

单单这，就足够叫人心惊胆战的啦。”

仙次用棉纱手套拭去玻璃窗上的水滴。

内燃机车爬上徐缓的斜坡，山脊线向着左右两方逼将上来。每钻出一条短短的隧道，积雪便越来越深。

“啊呀，老爹，明天不派除雪车来不行呢。”

凝视着被前照灯照得雪亮的道路，仿佛闯进了未知的世界一般。仙次胳膊肘撑在配电盘上，凝目盯望着前方的光芒与黑暗。

“到了幌舞后立马就得往回赶噢。就算你在半道上抛锚了，大过年的，机务段也没人手帮你哟。”

司机愤愤不平地瞧着仙次脚下放着的一升装的酒瓶。

“我还以为可以在幌舞住上一宿呢。”

“别胡说八道啦。万一有乘客要坐末班上行车咋办？”

“怎么可能有呢？”

内燃机车停在山间小站上。别提乘客了，废屋成排的车站前，连一盏电灯都没有。

“俺到乙松师傅那里，可不是拜年去的噢。想想看吧，两个老头子凑在一起该说些什么话？要不你也跟着一起喝酒、痛哭？啊？”

“哈哈……我是开玩笑呢，老爹。别当真。发车！信号灯！”

“哟嗬，这声音不是亮得很么？”

“人家这是学的乙松师傅嘛。”

须臾，遥隔着冰封的河流，黑幢幢地背衬着煤矸石山，幌舞的灯

火涌现在眼前。

“拉响汽笛！尽管晚点了五分钟，乙松师傅一准还等在站台上呢。”

KH12型仿佛哀叹风烛残年一般，吐出一声苍老的汽笛，回荡在群山之间。

幌舞车站飘然现身，将隧道的圆形出口塞得满满的。纯白的终点站，背景是采煤场废弃的厂房与传送带那妖怪般的黑影。

司机和仙次手指着臂板式信号机，齐声发出口令。探照灯映照出砖铺月台。曾经是敞篷货车与火车头川流不息的货场，此刻化作了无涯无际的雪原。

“瞧瞧！老爹。咋就跟童话世界一样呢。”

连车轮声听上去都显得沉闷含混。老迈的幌舞车站站长手提着信号灯，站在细雪飘飞的月台上。

“你瞧乙松师傅，明明迟到了五分钟，还是那样子一直站在那里。外边该有零下二十度吧。”

厚重的国铁外套肩头积了一层雪，深藏青色的制帽帽带紧紧地系在颞下，乙松伫立在月台尽头。只见他凛然挺胸，挥动带着棉纱手套的指尖，威严地指向进站线。

“乙松师傅好帅气啊！简直就是一幅画耶！”

“去你的！后生小子可别老三老四地喊他乙松师傅！得喊他站长